



能不爱江南

之制”，带来江南先进的农业、医药、建筑、工艺技术，并参与设计建造日本的学宫、孔庙、圣堂、后乐园等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晚至幕府与大正时代，作为文化景观的江南名胜依然深入东亚人心，日本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之不胜向往。江南文化，是他们脑海里古典中国最美丽的一道光环，焉能不爱？



江南惊西洋



再说西方世界对中国江南的发现。17世纪开始，欧洲人渐渐对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上海等地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。1639年，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出版，用拉丁文公布了“长江”和“江南”的概念，并在欧洲传播开来。为此，徐·Paul·光启的好伙伴Matteo Ricci，也就是利·西泰·玛窦，值得江南人永远的感谢和怀念。

众所周知，东方古国的丝绸让西洋人爱不释手。吉本(Edward Gibbon)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就考证，查士丁尼时代一磅丝绸在罗马可卖到12英两黄金，如此疯狂的奢靡风气，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。O.K. 丝绸使人疯狂；个么曾在国际市场风靡一时的“蓝京布”（“蓝京”，Lankin）又是哪能回事体啦？别急，科普来了：“蓝京布”“蓝青布”什么的，是发音不准导致的讹误，其真身系“南京布”。彼时，全中国80%的棉布都是松江府出产的，松江布大宗是上海布。上海布在南京面向全国各地和日本、朝鲜、东南亚市场销售，最远至印度。福建人n、l不分，“南”叫成了“蓝”；尔后，欧洲人亲临江南，方知晓“蓝京”实为南京。据说，“南京布”带有淡淡的紫色，所以也称“南京紫花布”（nankeenbosom），极受19世纪法国人的欢迎（在福楼拜、大仲马的安排下，包法

利夫人、基督山伯爵貌似也都穿过），亦为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（狄更斯的《匹克威克外传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里，“nankeenbosom”就频频“出镜”）。

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表示，在欧洲人眼中，南京是一座和古罗马同等的城市。1816年，英国的德庇时爵士（Sir George Ritche）游历中国，在《中国见闻录》（Sketches of China）里，他写道：“南京太像是一个现代的罗马，尽管它的城墙更高，也更长，大约绵延了20英里。”这“现代的罗马”的身影，还出现在安徒生的笔下——且说南京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，通体用琉璃烧制，最顶部是用纯金制成的宝珠，每层檐角下悬挂铜制风铃，从上至下共152只，即使在轻轻的微风之中，清脆的铃声也可以声闻数里。欧洲人第一眼看到，惊呼其为“第八奇迹”，和巴比伦空中花园、亚历山大灯塔、古罗马斗兽场等世界七大奇迹并列。安徒生的童话《天国花园》，有“我现在是从中国来的——我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，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叮当地响起来”的字句，其中，“瓷塔”指的就是大报恩寺琉璃宝塔。

德庇时之前，《马嘎尔尼使团报告》着力描写的，却是扬州和大运河。而《马嘎尔尼使团报告》之前的之前，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最推崇的江南城市是杭州（“行在”），说苏杭地区人人绫罗绸缎，天天澡堂洗澡——呃，作者是想趁机“内涵”中世纪欧洲人不洗澡吗？坦白而言，马可·波罗是挺能“吹”的一个人，但他对杭州的“歌功颂德”，还是基本靠谱的。杭州的确好，好到熟悉吴语、能用吴语标注《中国新图志》的意大利人卫匡国（Martino Martini），最后葬在了这里，安然长眠。

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，特别是18世纪德国、法国的学者如莱布尼茨、伏尔泰等人，皆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，极力赞美；

江南人家。图片来源 / 《大清帝国城市印象：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》



南浔丝商。图片来源 / 《大清帝国城市印象：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》

